

Детство в Люда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三卷册）

〔苏〕高尔基◎著

曾冲明◎译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全三册)

Детство В Люда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苏] 高尔基 著

曾冲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全三册 / (苏) 高尔基著; 曾冲明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04-8469-9

I. ①童… II. ①高… 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190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名家经典·长篇小说

TONGNIAN ZAI RENJIAN WODE DAXUE: QUAN SAN CE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全三册

著 者: [苏] 高尔基

译 者: 曾冲明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特约策划: 王 维

特约编辑: 朱冰芝

营销支持: 李 群 张锦涵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张丽娜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556 千字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469-9

定 价: 98.00 元 (全三册)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 录

| contents |

我的大学 _ 001

第一章 _ 003

第二章 _ 024

第三章 _ 044

第四章 _ 059

第五章 _ 072

第六章 _ 083

第七章 _ 109

我的大学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第一章

于是，我来到喀山，非进喀山大学读书不可。

我上大学的想法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灌输的。他是个眉清目秀、漂亮可爱的小伙子，长着一双如女性般温柔的眼睛，跟我住在同一座房子的阁楼上。他常见我手里拿着书——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劝说我，他说我具备“非凡的科学才能”。

“你是天生为科学服务的。”他一边说，一边潇洒地甩动着马鬃似的长发。

当时我还不知道，兔子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善于向我证明，大学正需要我这样的青年，还自然地提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①。他说，我到喀山可以住在他家，秋冬两季就可以修完中学课程，“随随便便”通过几场考试，我就能领到公家的助学金，大约再过五年，就会成为“科学家”。这一切简单极了——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只有十九岁，而且有一颗良善的心。

他通过了毕业考试，返回喀山。大约两周过后，我动身去找他。

外祖母送我时，叮嘱说：“你不要跟别人生气！你总生气，变得傲慢冷酷！你这是跟外祖父学的，可外祖父他又怎样了呢？活着，活着，到头来还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啊！有一点你要记住，不是上帝审判人、挑剔人——魔鬼才喜欢这样！别了，孩子……”

①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出身贫寒，但后来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成为一位学术泰斗。

她从那焦黄、松弛的脸颊上抹去几滴老泪，又对我说：“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匹野马要远走了，我也要死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不在良善的老人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真的要永远见不到我最亲近、最贴心的人了！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站在码头上，一只手画十字，一只用手用很旧的披巾的一个角擦了擦脸和那双永远充满慈爱的黑眼睛。

现在，我来到半鞑鞑式的城镇，住在一套拥挤的小平房里。平房孤零零地竖立在陋巷尽头的一个土坡上，它的一面墙对着荒芜的火烧场。火烧场里野草丛生，苦艾、牛蒡和酸模的杂草丛和生长着接骨木的灌木丛覆盖着一座砖房的废墟，废墟下是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就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对这个地窖我至今记忆犹新，它是我的多所大学中的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穷人救济金维持生活。我来的头几天，就看见这位个子矮小的寡妇从菜市场回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忧愁，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思量着解决眼前的难题：即使不算她自己，这小小的几块劣等肉也无法让三个棒小伙子吃饱、吃好啊！

她沉默寡言，两只灰色眼睛里凝聚着绝望、温顺和顽强。她像一匹筋疲力尽的老马，拉着车上坡，明知拉不上去，但还是往上拉！

我来到她家第四天早晨，当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睡觉时，我就去厨房帮她削土豆、洗胡萝卜。她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为什么来喀山？”

“学习呀，进大学啊。”

她的两道眉毛，连同额头上的黄皮肉，立刻爬向头顶——菜刀切到了她的一根手指。她用嘴吸吮伤口上的血，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但马上又跳起来，说：“真见鬼……”

她用手绢包好了受伤的手指，然后夸了我一句：“你挺会削土豆的！”

嗨！这还能不会！我于是对她讲起我在轮船上干活儿的经历。她问我：“你以为这样就够你进大学吗？”

当时我还不不懂什么是幽默。我真以为她是在问我，就对她讲了一番我的行动计划。我说，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科学殿堂的大门最后就一定向我敞开。

她叹息了一声：“唉！尼古拉啊尼古拉……”

正在这个时候，尼古拉进厨房洗脸来了。他睡眠惺忪，头发乱蓬蓬的，像平时那样高高兴兴、无忧无虑。

“妈，包一顿饺子吃多好啊！”

“好吧。”母亲同意了。

我想炫耀一下自己的烹饪知识，就说，若是包饺子，这些肉太差，也太少。

这一下可惹火了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她厉害地嚷了我几句，我目瞪口呆，连耳朵根都觉得火辣辣的发胀。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往桌上一扔，扭身走出了厨房。尼古拉向我递了个眼色，解释母亲的行为：“她心情不好……”

他在长凳上坐下来，向我解释说，女人大都比男人更神经质。这是她们的天性，好像瑞士有位大科学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对此也有过议论。

尼古拉很喜欢这样开导我。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向我的脑子灌进一些人生必需的东西。我也如饥似渴地听他的开导。后来在我的脑海里，傅科、拉罗什富科、拉罗什查克林^②竟混淆成了一个人，我也记不清拉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② 傅科（1819—1868）是法国物理学家。拉罗什富科（1613—1680）是法国箴言作家。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是法国将军。

瓦锡与杜木里埃^①这两人之间到底是谁砍了谁的头。这位可爱可敬的青年人真诚地希望“把我开导成人”，而且信心十足地许下了诺言。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其他任何条件来认真地开导我。自私心理和青年人的轻率，使他看不见母亲是怎样劳累、怎样费尽心思去操持家务。举止笨拙、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弟弟，就更理解不到这一点了。我本来早已通晓厨房里化学和经济学的奥妙，所以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人的高明：她天天不得不想法对付自己两个儿子的胃口，还要养活一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鲁的不速之客。自然，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找工作。为了不在家吃午饭，我早上就出门。遇上恶劣天气，我只好待在火烧场那片荒地的地窖里，闻够了死猫和死狗的恶臭味，在大雨滂沱和狂风哀鸣声中我很快就觉悟到：上大学只是一种梦想。要是我当初去了波斯，也许比较明智吧。可是我早已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须发皆白的魔法师，能把麦粒培养成苹果那么大、让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之，在这片土地上不只是一人举步维艰、走投无路，我已经在幻想中做出了不少的福利慈善事业。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种种奇遇和功勋。这大大有助于我在艰难的日子里生活。又因为这种日子很漫长，我就越来越沉迷于幻想。我不等待外援，也不希望侥幸得到好运，而是逐渐地磨炼顽强的意志力，生活条件越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越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在同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码头，在那儿很容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在那些装卸工人、无业游民、骗子小偷中间，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生铁投到白热的炉火里，每天都有大量强烈、灼热的感受丰富我的生活。在我面前，那些贪婪、粗鲁的人们，性格如狂风暴雨。我喜欢他们

① 法国大革命中，保皇派杜木里埃将军（1739—1823）杀害了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

对现实生活的仇恨，喜欢他们的玩世不恭、敌视一切、对自己的满不在乎、无忧无虑。我亲身的经历更使我向他们靠拢，使我心甘情愿地加入他们那个具有腐蚀性的队伍，而布雷特·哈特^①和我读过的大量“庸俗”小说，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原来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受尽毒打的肺病患者。他口若悬河般地开导我：“你干吗像个姑娘似的战战兢兢？是怕丢脸、怕别人说你不上进？脸面、老实——对姑娘是财富，对你——不过是一条锁链。公牛是挺老实，可那是因为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满头金发，脸总是刮得很干净，像一个演员，短小的身体机灵敏捷得像一只猫。他成了我的老师和保护人。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爱读《基督山伯爵》^②。

“这本书里，有追求，又有坚持。”他这样说。

他很喜欢女人，一谈起女人就眉飞色舞，甚至那严重受伤的身体也抽筋似的颤抖。这种病态反应令我恶心，但不妨碍我用心倾听他美丽的言辞。

“女人啊，女人！”他抑扬顿挫地说，黄脸上泛起了红晕，黑眼珠闪出赞赏的亮光，“为了女人，我什么都可以干。女人像妖魔——为了她，无所谓罪过，活着就要有女人爱，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了！”

他非常会讲故事，也很会编歌曲，不费力就为妓女们编出了动人的情歌，唱出爱情不幸的忧伤。他的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城市。下面这段流传很广的小调就是他编的：

① 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著名小说家。

②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主要讲述的是19世纪一位名叫堂泰斯的大副受到陷害后的悲惨遭遇以及日后以基督山伯爵身份成功复仇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我穷又不美，
穿得更是差，
姑娘要像我，
谁也不娶她……

“黑人物”特鲁索夫待我也很好。他相貌堂堂，穿着颇为讲究，有演奏家般细长的手指。他在舰船修造厂附近开了个小店铺，挂着“钟表匠”的招牌，贩卖偷来的黑货。

“马克西姆，你可不要学偷这玩意儿！”他对我说，一面庄重地捋着他那有点儿斑白的胡须，眯起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我看得出，你走的是另一条道，你是个重精神追求的人。”

“什么叫重精神追求？”

“啊，重精神追求的人不羡慕任何东西，你只有好奇心……”

这话对我来说不合适，我羡慕许许多多人和事。巴什金能用诗歌般的独特语调讲话，有时突然用上几个比喻和成语——这种本领就使我羡慕不已。我现在还记得他的一个爱情趣事的开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待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贫穷城市的客房里，像猫头鹰躲在树洞里一样。正值十月的秋天，雨懒洋洋地下着，风有气无力地吹着，像一个满腹委屈的鞑靼人拖长声调唱一首永不休止的歌：‘噢——噢——呜——呜——呜……’这时候她来了，像一朵轻盈红艳的朝霞飘了过来，眼神里假装着纯洁的痴情。‘亲爱的，’她说话的声音十分诚恳，‘不是我对你负心。’我明明知道她在撒谎，却相信这是真话！理智上我很清醒，但情感上却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撒谎！”

他讲故事时，有节奏地轻轻摇摆着身子，眯缝着眼睛，不时地把手贴着自己的心坎。他的声音低沉嘶哑，但他的话语清晰生动，宛如夜莺在歌唱。

我也羡慕特鲁索夫。他把西伯利亚、希瓦^①、布哈拉^②这些地方讲得令人神往，对主教们的生活既有嘲笑，更有痛恨。有一次，他悄悄地讲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③：“这位沙皇在自己的职位上可是个行家！”

小说里常常有这样的“坏人”，他们在小说结尾时竟出乎读者意料之外，成了心灵高尚的主人公。特鲁索夫在我眼里就是这样的“坏人”。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晚，这些人到喀山河对岸，或者去草地，或者进树丛。在那儿他们一面吃喝，一面交谈各自的心事，但内容大都是复杂的人生、荒唐的人事纠葛，谈得最多的是女人。一谈起女人，他们就带着怨恨和忧伤之情，有时候谈得令人感动，而且几乎总是令人提心吊胆，似乎他们在穿透黑暗世界在提防那里会发生的各种可怕的意外。我常跟他们一块儿，躺在长满河柳树丛的、闷热的洼地里，对着星光暗淡的漆黑夜空，度过两三个夜晚。这儿临近伏尔加河，潮气逼人，船上的桅灯在黑夜里像一个个金蜘蛛向四方八面穿梭爬行。闪烁闪烁的火光，花团锦簇般地点缀在宛如黑幕一般的山岩河岸上——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的酒店和住宅的灯火。轮船在鱼贯前进，轮盘的桨叶沉闷地击打着河水，水手们在驳船上像狼一般嚎叫。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锤子敲打铁板的声响，伴随着悠长的歌声，如泣如诉——这是有人在悄悄点燃自己的心头之火。这歌声给人们的心头增添了淡淡的哀愁。

更令人伤感的还是听这些人的絮语：他们在思考生活，他们各自讲各自的，几乎不再听对方的。他们坐在或躺在树丛里抽着卷烟，偶尔喝几杯伏特加或啤酒——他们并不贪杯，在沉思中回忆往事。

① 希瓦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西南与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交界处的一座古城。

② 布哈拉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一座大城市。

③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在位），在其父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登基。他恐怕被谋杀，一方面，强化警察制度，维护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实施废除人头税，降低农民赎金。他有“王位看守人”之称。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黑暗中有人讲起了故事，闷热的空气使他一直躺在地上。

人们听完他的故事，附和着说：“这件事过去常有，什么怪事都有……”

“过去有过”“过去常有”“过去经常发生”——听着这些话，我心里觉得这些人今夜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一切都已经过去，今后也不会有什么新事物来临！

这种感觉使我避开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不过我仍然喜欢他们。从我的经历来说，如果我跟他们走同一条路，那是十分自然和合乎我生活的逻辑的。此外，我的上进心受挫和上大学的幻想破灭——这些也都把我推向他们那边。遇到挨饿、委屈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去侵犯“神圣的所有制”，甚至去犯更大的罪。但是，青年人的理想主义阻止我离开我注定要走的正道。除了人道主义的布雷特·哈特和一些庸俗小说，我还读过不少严肃的书。它们激励我追求一种虽不明确但却比我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

就在这时，我交了新朋友，增添了新的感受。中学生们常来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火烧场空地玩“方城”游戏。其中一位把我吸引住了，他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他长着一张黑脸庞，头发黑黑的，看起来像日本人；满脸雀斑，好像被火药擦伤过。他总是乐呵呵，无忧无虑，游戏时动作灵巧，谈吐幽默风趣——内藏着多种才能。但他跟绝大多数有才能的俄罗斯人一样，是靠天赋过活，而不想加以提高和发展。他听觉灵敏，音乐感特强。他喜爱音乐，能上台演奏俄式古斯里琴、三弦、手风琴，却不打算掌握更高雅、演奏难度更高的乐器。他穷，穿得很差，身子瘦得露出了条条青筋，可是那皱皱巴巴的破衬衫、布满补丁的裤子、带窟窿的旧皮靴，跟他豪放泼辣的举止和手势十分相配。

他像一个久患重病刚从病榻上起身的人，或者像一个昨天才出狱的囚犯。他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新鲜有趣，高兴得手舞足蹈，又蹦又跳，活像窜来窜去的花炮。

他得知我生活艰难，就建议我跟他同住，劝我准备考乡村教师。于是，我来到这个奇怪热闹的贫民区——“马鲁索夫卡”大院，喀山的大学生中可能不止一代人熟悉这个地方。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所破败不堪的大房屋，听说好像是一群挨饿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老不中用的穷鬼们从房主们手里夺过来的。普列特尼奥夫住在走廊一个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那儿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头一扇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摆设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间，两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从教会学校毕业的数学家。这个人是个肺癌患者，又高又瘦，长相真有点儿吓人：身上到处有褐色的毛发，肮脏的破衣烂衫几乎衣不蔽体，从衣服的窟窿里裸露出可怕的青色皮肤和肋骨。

他总是啃指甲，手指头经常被咬出了血。他白天黑夜地在纸上画呀，算呀，同时不停地咳嗽，发出低沉的喉音。妓女们都害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但是又可怜他，常在他的门口偷偷扔下一些面包、茶叶和方糖。他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东西走向自己的房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像一匹累坏了的马。如果她们忘了或因为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吃的，他就打开房门，哑着嗓子对着走廊喊叫：“面包！”

他那深陷眼窝里的黑眼睛闪烁着狂人那种孤高自赏、自命不凡的神气。有时候一个人到他这里来。这个人是个驼背的小个儿，一条瘸腿向外面撇，浮肿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数的眼镜，头发斑白，他那阉割派教徒的黄脸上露着狡猾的微笑。于是他们紧闭房门，默默地、奇怪地坐上几个钟头。只有一次，深夜里我被这位数学家嘶哑的怒吼声惊醒：“可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对！是捕鼠器，也对！但更是监狱！”

瘸腿的驼背尖着嗓子嘿嘿地笑，多次重复一个什么奇怪的词。突然，数学家大嚷起来：“见鬼去！滚！”

这位客人“滚”到了走廊，他气呼呼的，尖声地喊叫，同时用宽大的斗篷裹着身体。这时候，这个高个子的数学家站在门口，可怕极了，

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头上的乱发，嘶哑地说：“欧几里得^①是傻瓜！一个真正的傻瓜啊……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啪的一声关上了门，震得他房里有什么东西“轰隆”一声倒在地上。

不久我便听说，这个人想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先离开了人世。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个印刷厂上夜班校对报纸，每夜挣十一戈比。如果哪天我没能外出挣钱，我们俩一昼夜只能消费四俄磅面包、两戈比茶叶和三戈比方糖。我没有多少时间打工，因为我需要学习。我还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去攻读一些学科，尤其是语法课，那些烦琐死板的语法规则使我苦恼不堪，我一点儿也不会把生动灵活的俄罗斯语言装进这些语法规则里。幸好没有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学习这些课程还为时过早。即使我考试合格，由于年龄，我也得不到乡村教师的职位。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有时夜里睡，他白天睡。他每天清早回来，疲惫不堪，脸色变得更黑，两眼通红。这时我立刻跑到小酒店买开水，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边喝茶、吃面包。古里给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一位酒鬼兼小品文作家的打油诗《红色的多米诺化装舞》。古里对人生的儿戏态度使我感到新奇，我觉得，他对待人生跟他对待那个做旧女服买卖、干拉皮条勾当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完全一样。

他从这个胖婆娘那儿租来楼梯下的这个角落当“住房”，可是根本拿不出什么来付房租，于是他就用逗人的笑话，用拉手风琴、唱动人的歌曲来抵债。当他用近乎男高音唱的调子歌唱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讥笑。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院的合唱演员，她能领会歌中的含意。她常感动得泪如泉涌，从那不知羞耻的眼睛流淌到她这个酒鬼兼“馋嘴”的女人青灰色的胖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抹去脸颊上的泪水，然后

①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年—前275年），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

再用肮脏的手绢仔细地擦干她的手指。

“哟！我的好古里呀，”她感叹地说，“你真是艺术家哟！要是你漂亮一点点儿，我会让你交好运的！有多少年轻的小伙子是我介绍给那孤独寂寞的女人！”

我们头上方阁楼里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儿，宽宽的胸脯，臀部狭窄得出奇，整个身子活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锐角被折断了一点儿。这个大学生有一双如女人般的小脚，脑袋也小，深深地缩在肩膀里，红色的头发像马鬃一样，苍白贫血的脸上忧心忡忡地瞪着两只凸出的绿眼睛。

他违背父亲的意旨，离家出走，流浪在外，受饥挨饿，吃够了苦，费尽了心思，才读完中学进了大学。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有一副好嗓子——发音低沉、音色柔和的男低音，又想去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在这种情况下逮住了他，把他介绍给一位四十来岁有钱的女老板。她的儿子已经在大学读三年级了，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女老板很瘦，胸脯平平的，身子直挺挺的，倒像一个士兵，脸上干巴巴的，又像一个禁欲的修女，两只灰色大眼睛深陷在黑眼窝里。她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头戴一顶老式的丝绸帽，耳朵下耷拉着耳环，上面镶着绿得刺眼的宝石。

有时候，她夜间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有好几次看见这个女人飞也似的进了大门，然后大摇大摆地在院子里走。她的脸色很吓人，嘴唇紧闭得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痛苦地、悲观地望着前方——但又使人觉得那双眼睛是瞎的。虽然不能说她长得丑，但是你能明显地感到，她的紧张使她变丑了，似乎拉长了她的个子，她的脸也似乎紧张得发疼！

“瞧，真是个疯婆子！”——普列特尼奥夫说。

大学生很讨厌女老板，想法躲着她；而女老板死死追他，像残酷的要债者，或者像跟踪的暗探。